

# 回忆母校青岛一中

## 序言

我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幸运地出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成长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春风里。我也是纯正一中人。依据当年的政策，小升初和初升高既不是电脑随机派位，也不是就近划片分配，都是需要通过考试选拔，按成绩排名录取入学。所以初中和高中都是考进一中并顺利毕业的。再加上家里几位长辈、还有中小学多位老师也曾在一中求学，才成就了我与一中这么深厚的缘分。无论在哪提起母校，都会瞬间感到无比亲切和骄傲。

在一中的求学经历始于一九九一年（那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结束于一九九七年（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那一年）。抚今追昔，那是平凡且神奇的六年。离开学校数个寒暑，乡音无改，鬓毛已衰，奉师命在母校百年校庆前夕回顾青葱岁月。确是极好的一道作业题。

假文字以穿越时空，借故事而引发共情。往昔点滴，历历在目，流年似水，百感交集！在努力收集美好回忆的碎片，深夜敲击键盘，搜图、码字的若干个瞬间，难免频频陷入沉思，屡屡热泪盈眶。完成这个“特殊作业”的过程，无疑是激动中带点纠结的，纠结的是，不确定写得对不对；欢喜里带抹无奈的，无奈的是，有些记得的人和事，找起证据来是真费劲。才疏学浅，孤陋寡闻，难免错记漏写、张冠李戴，恭请诸位师长同门、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在此谢过。

## 初中印象：快乐奔跑的三年

一九九一年夏天，从贵州路小学（简称“贵小”，一听就顺耳。朝城路小学和嘉祥路小学，可能不方便这样简称吧）毕业，考入一中初中部。回想那时的小升初基本全凭语数英三门总成绩。一中分数线 205，考了 208.5。事实上，本人一口气读了二十二年书才踏入社会，求学生涯每逢大考，都是以过线不多的成绩上岸。一九九四年考到本校高中部，超录取线十几分；一九九七年考大本，超市区本科线十几分；二零零一年考硕士研究生，跨专业到本校经济学院读金融，排名居中。二零零四年考博士研究生，导师一共招两名博士候选人。从青岛硬座二十几个小时颠哒到上海滩，淅淅冷雨中考了两天，总分和单科堪堪过线，差额复试有惊无险，三取二，我第二。所以总有亲朋好友善意地拿这个打趣：你看你，考啥都是扒着个碗沿儿过。我总不禁莞尔对曰：“够使就行，考多了不还浪费？”

当年青岛教委领导是懂数学的。市南西半拉的中学都和数字一和二有关。一中和二中是重点，若是进不了这两所学校，就得去十二的倍数中学：

- 十二中（影帝黄渤的母校），我的小学同学不少去了这里读书，该校门口正对着华天大酒店；距离第六海水浴场更近，洗海澡儿着实方便；
- 二十四中（影帝夏雨的母校），学校墙上当时还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幅标语，到今天还印在我脑海里，莫忘统一大业；
- 三十六中（当时叫食品学校，有门课是教学生做“蜜三刀儿”、“江米条儿”、“枇杷梗儿”，这里现在叫青岛商务学校。

试想，如果当年小升初就近分配，我可能就去了家门口的三十六，现在兴许是个厨师，或者在青啤或崂矿上班。如果当年小升初电脑派位，我可能会去十二或二十四，和哪位影帝成了好友也说不定。哎，恰好我们那年全凭考试录取，这才让我结缘一中六年，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安排。

## 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间的一中校貌

因着岛城的丘陵地貌，当时一中校园整体依山势而建，西北一侧面对挪庄，那里是附近地势高点。以西北方向汶水路与单县路交叉口为高点，向东南方向汶上路与贵州路交叉口的低点，逐级梯度延伸，错落有致、层次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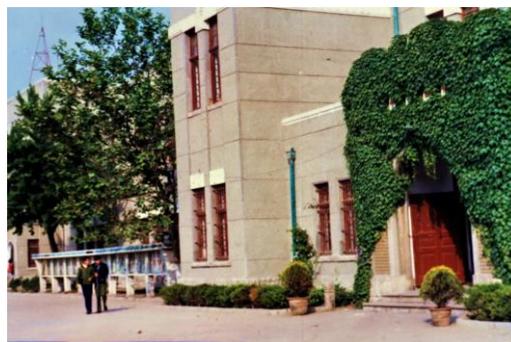
由于不同年代的一中校貌变化较大，下面是凭回忆绘制的当时校园平面图和近期卫星图的对比，权当给大家留个更直观的回忆素材和史料。感谢初中同学们给我的反馈和提示，增补标记了初中部（南楼）对面的厕所，还有学校西北角的校办工厂。很多细节，比如单双杠，沙坑，看台等体育设施就不一一标注了。花草树木繁盛，种植的、野生的，也权且忽略。由于没找到具体的海拔数据，为防止弄巧成拙、贻笑大方，图中未标注地势梯度。

图中清晰可见，跨越三十多年，学校变化天翻地覆，让我这个“老一中”也认不出来了。该说不说，从“上帝视角”看起来，结合着校园本身和周边居民楼一起构成的街区轮廓还真像一面展开的旗帜！



## 校门

当时单县路上有东、西两个校门。大门都是对开的绿漆铁栅栏门，上学、放学或者重大活动才开。侧面有小门，供日常出入。每扇大门中部都嵌有圆形的白底铁盘，上有大红字粗体楷书：“一”和“中”。历史年代不同，顺序忽左忽右，反正都念得顺。石砌的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校名牌，从上到下老宋体黑漆书写的是“山东省青岛第一中学”。民国时期门柱上嵌的石刻“青岛市市立中学校”在一九九七年毕业前是“躺在”校史馆里的，原件应该还在。



单县路东校门

“校名石碑”

西楼正门和北侧的宣传栏

天天上学出入的校门，自然是有感情的。有一段时间，校门口早上还配八个学生值日迎宾：身着统一服装，身披红色校名绶带，很有种“王朝马汉，威武升

堂”的既视感。说实话，我总感觉老校门比现在低矮的电动门更有气势；印刷体也比名人题字好看。无关艺术造诣和美学设计，这大概是因为“只有自己记忆中的母校才是最好的母校”的缘故。至于贵州路和汶上路上的那些大门，早先都是有的，只是平时都处于锁闭状态，后来估计也都封上或拆除了。正所谓“世上有很多门，走的人少了，也就没了门。”可惜的是，很难找到 90 年代所有校门和校园建筑的影像资料，希望有缘收集到以后再与大家分享。

下面是网上不同历史时期单县路西门照片，细节有差异。校门口绿色的邮筒也是老物件儿，数十年立在校门口，不知陪伴了多少师生，传递过几许真情。今年回去一定得看看，不知道在这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老伙计还在不在？



和如今现代化的教学楼、文体场馆、实验设施相比，彼时的学校从建筑风格到整体布局，都是朴实无华，但又“五脏俱全”的。有楼，有院儿，有礼堂；有树、有花儿，有操场。应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逢春天，花坛里鲜红的月季，路上嫩黄的迎春，随处可见的喇叭花和蝴蝶花是一片片姹紫嫣红。池塘里养着两种鱼，鲫鱼是红的，鲤鱼也是红的。每到夏天，水面上点缀几朵粉嫩的青莲，那一汪水，墨绿得都看不到池底。寒冬腊月最冷的时候，池水都会上冻结冰，我一直认为这是鱼儿长不大的原因。

### 西楼——行政办公+礼堂+校史馆

这是一幢继承自日据时期青岛学院商业学校的历史建筑，日系建筑风格，但看起来更像是日仿欧的作品。建筑面积接近五千平方米，砖木结构。平面俯视为开口朝向东南的“凹”字形。三段式建筑布局，主体两层，有地下室，北部主楼为教室和办公室，两翼向东南展开。东翼为礼堂，西翼原为图书馆、实验室，室内为红漆木地板。数十年栉风沐雨，西楼四周墙面长满了爬山虎，为它平添了年代厚重感，也带来了勃勃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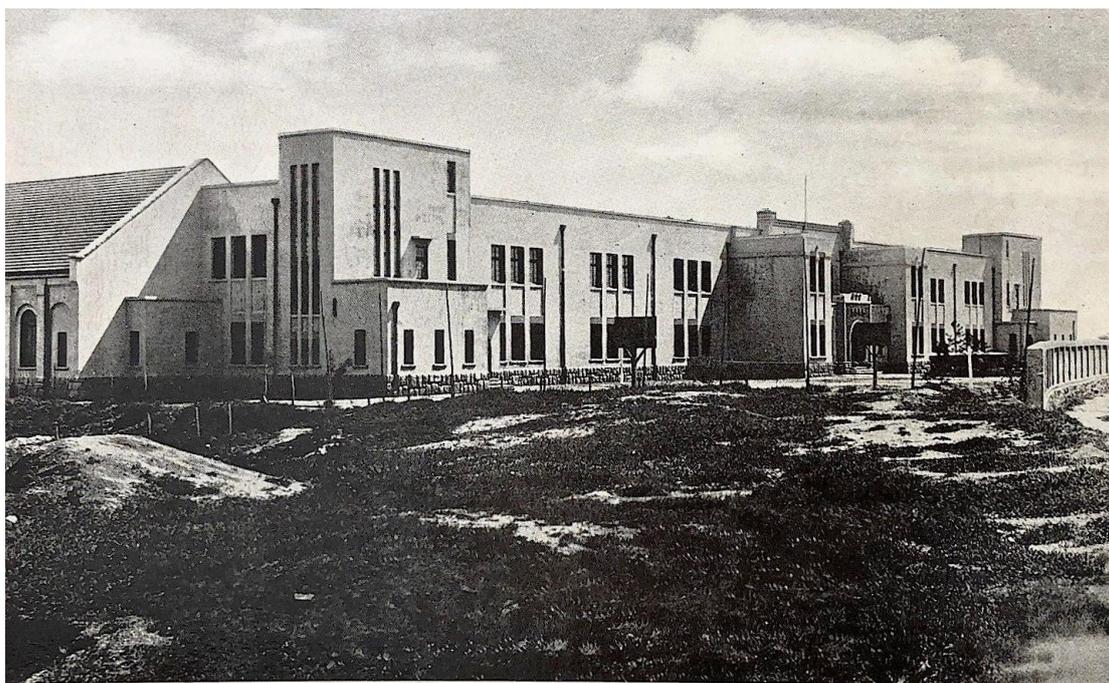
下图是一九九四届初三五班师生的毕业合影，西楼北侧门口的爬山虎“长势喜人”：初夏，墨绿的叶片包裹着灰色的外墙，门框上方刻意裁剪出来个矩形空

当里，从右往左四个方形白底红字校名牌上，隶书“青岛一中”，墙边点缀了些月季和灌木，红绿搭配、掩映成趣。



自带古典范儿的坡顶礼堂位于西楼东北端，与主楼相连。记得初中开学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依稀记得有红漆的舞台，台下是当年常见的木质长条凳，容得下很多人坐一条。有些不太结实的，坐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就坐前得先看下有没有钉子头冒出来，防止刮破裤子。

西楼的东南面环抱一个小操场，接着楼体南边修了个小水泥台子，可充当临时主席台。记得也是在这里，聆听过时任校长向全校师生传达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重要精神。若干株合抱粗细的高大银杏栽在西楼南面，每到秋天便给学校带来一片片金黄，走在树下，不由得心生怜爱和敬畏，至今回忆中还是那么令人心驰神往。希望秋天被分配到打扫这片校园的同学们也这么想。



THE TSINGTAO GAKUIN COMMERCIAL SCHOOL, TSINGTAO. 校學業商院學島青

## 南楼和实验楼

从西楼南面沿着楼梯下来一层大平台，这里有实验楼（西侧）和初中部教学楼（位于平台东侧，也称南楼）。实验楼主要是借着物理、化学、生物试验室所在而得名，这里同时还有音乐教室和微机电教室。顶楼还有个教室，类似多功能厅，常用来开小型会议。

初中绝大部分时光是在南楼度过的。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班主任郑老师慧眼识才，入学就给我机会当上第一任班长。只是自己不争气，两个月后因为期中考试成绩不佳而“引咎辞职”。在这里，第一次上外教课，来自英格兰的十九岁金发碧眼大哥在被一群女生围观后，给全班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英语课，除了一句“Bingo!”，我是啥也没记住。在这里，整个初中阶段，多少次因为课上说话、小动作、发呆、打闹，成绩不佳被不同学科老师罚站、请出教室、请去办公室、请家长……。可我记忆中的初中仍然是美好而绚丽多彩的。（其实想想也有道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那时候刻苦学习无法自拔，哪还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呢？）

学习虽不在行，但咱课余生活丰富啊。得益于九十年代初期深化改革开放和相对宽松的国际大环境，彼时和美日欧发达国家关系还在热络期。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卫星电视和MTV通过有线电视渠道引入岛城。一时间，海量的优质文艺作品如天降甘霖，仅仅是流行音乐这一项，就足以赢麻了往后若干个十年。

那是华语乐坛最高产、最辉煌的一段：大陆的摇滚乐和流行乐大放异彩、佳

作频出，港台新等地更是得益于独特的区位优势，依托来自日本和欧美更加直接的文化输入，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词曲创作人和不可胜数的优秀音乐作品。再加上新兴起的音乐电视（MTV/MV），更是如虎添翼，横扫青少年的业余生活。多少脍炙人口的歌曲，不论原创还是翻唱，都牢牢占据着大街小巷的喇叭和家家户户的音响。当时的磁带、录像带早已作古，但三十多年后重温那些经典，词曲和配器至今都不过时、不落伍。现在我能听懂香港同事讲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大量听粤语流行歌的熏陶。不用怀疑，“四大天王”和“草蜢”都是俺老师。

## **黄土操场的记忆**

从南楼出来向东下坡就是大操场；向南下坡就是小操场。

大操场西侧和北侧围绕 250 米石灰跑道建有水泥台子的观众席，还有朝向东南的主席台。大操场平时除了作为广播体操和体育课场地，还是校运动队的训练场。边上零散地排布着攀登架、高低单杠、跳远沙坑等体育配套设施。现在一中风雨操场所在建筑的地基，其实就是那时候的大操场位置。当时有围墙与外面人行道和马路隔开，也有大门可供必要时运送器材设备出入。

位于南面坡下的小操场比大操场地势要高一些。这里除了为部分年级提供广播操和体育课场地外。放学后就是同学们小场地足球竞技的天下。没有砖头的时候，书包和衣服往地上两边一扔就是球门；认识的、不认识同学，只要举手示意，下一秒就能加入激烈的对抗。黄土场地上飞奔的不仅是少年，更是时光；挥洒的不只是汗水，更是青春。现在瀚海华庭居民楼所在的区域，就和当时小操场所在大致方位重合。而如今青岛一中学生宿舍，当时是教师之家宾馆。

## **高中印象：没有操场的三年**

### **初高衔接：从一部电视剧说起**

印象中，那时的中考远没有现在这么受重视。几位学习比我好得多的同学还去了热门的外贸中专，剩下的同学选择读普通高中或职业学校。中考结束，高考还远，还是懵懵懂懂，没那么迫切地要奋发向上。直到暑假有幸在凤凰卫视看到了《发达之路》，这部只有十二集的日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人生奋斗的看法：渴望通过自身的坚持和努力去改变命运，成为更好的自己。

说着容易做着难。求学修炼的过程像极了中学时代每年一次的冬季越野。起跑的时候大家都在，跑着跑着，总有人掉队、放弃、消失，真正靠自己意志，靠

真本事，不作弊、不取巧地坚持跑完全程的只能是部分人，最后取得好名次的必然屈指可数。比赛结束，等待迎接来年新一轮越野淘汰赛……

如果明知这个安排，你还愿意坚持下去，一次次的全力以赴吗？对那些掉队的、放弃的，心存理解和包容；对那些杳无音信的，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也是美好的记忆，长留心中。

## 初识电脑：Apple IIe 和英雄打字机

当年母校的微机课用的是 Apple IIe 型计算机，这是我人生中真正接触到的第一款电脑。虽然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教委响应邓公号召短暂开过“电算机”课，但那时整个学校只有一部黑乎乎的计算机放在大队部，基本就是个吉祥物，不让学生碰，所谓“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说得就是这个昂贵的劳什子。在一中摸到电脑的我，心想：还得是省重点中学，真有实力，真的有电脑啊。



当时上课用的就是上面左图中这个设备，但没有右侧的五英寸磁盘存储器。不知是为了省钱没买，还是为了防止电脑病毒传播，压根就没在电教室见过磁盘和对应的存储器。那个彩虹苹果 logo 令人印象深刻，字母 e 的字体长得太像 a，所以我应该没记错。

由于当时电脑还是比较珍贵的设备，就算学校有机器，也不是随便让你用的。到实验楼上机前，得先上几次理论课。先弄明白计算机结构和工作原理，输入是啥，输出是啥，发展历史……然后才能去到机房摸机器。每人还发过一张一比一比例的全键盘长条纸，清晰地印着每一个按键的位置。目的是让学生先用这张纸熟悉键盘布局（主键盘区和现在一样，都是 QWERT 布局）。古有赵括纸上谈兵，当时有我纸上练习盲打指法。真正进入机房的时候，师生还都得穿好布质的鞋套才能进门，甚是讲究。

当年老师教我的计算机语言是苹果机器自带的 BASIC。“少壮不努力，老大做 IT。”这算是今生的编程启蒙，虽然后续拉拉杂杂学了点编程，但没有成为码农。计算机技术彼时方兴未艾，可估计我们那一辈学生当中没有多少人会想到，

这玩意儿将来会成为我们这辈人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离不开的家伙什儿。



## 失去操场，“沉迷”学习

一九九四年底，一中改造工程启动，到一九九八年底综合楼交付使用，为母校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体育馆和楼顶操场后来陆续建成使用，青岛一中也渐渐成为只有高中部的市内重点学校。我恰好是九四年高中入学，九七年毕业，学校的改造过程无形中“删除”了我们这批高中生的体育锻炼场地。平时课间只能依靠挪到东楼对面小树林边上的几套单双杠完成日常的“引体向上”和“大、小起身”训练。体育课很多时候只能围着学校外墙跑圈儿。

由于实在是无处挥洒过剩的精力，东楼院儿里的那片“黄土高坡”就成了男生们因陋就简的足球场。捞不着下场参赛的时候，我喜欢模仿体育记者的口吻，站在走廊上为身边同学提供现场直播服务，讲解楼下足球小将们的精彩赛事：“现在是牛马里奥拿球，漂亮地转身，盘带，将球直塞给贝贝佳，贝贝佳人球分过，漂亮，瞅准机会，一脚射门！球飞了。机会还有，再打，偏了……”

失去操场的高中，真的是少了很多运动乐趣，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没办法，谁让我们赶上了呢。等到新的教学楼和崭新的操场拔地而起的时候，我们早已毕业了，这就叫造化弄人。好吧，那就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习上来吧。

因为中考成绩一般，高一入学的时候分在四班，到了高二分文理科的时候，班里有的同学去了文科，有的同学选择了未来定向培养中学老师的“高师班”，

我和大部分老四班的同学一起编入了“新三班”，直到毕业。

学习上的“开窍”总是需要个过程。从初中后半段开始，因为成绩不甚理想，难免遭到老师和家长批评，多少还得面对同龄人的鄙视。有人群的地方，永远是有清晰的鄙视链的。“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道理，而是南墙。能点醒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说教，而是磨难。”知耻而后勇，忍辱而负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是“恬不知耻”，也就没啥动力奋起直追了。

我是幸运的，拥有宽容的家长，肯定我、支持我的老师和学友。成绩也从高一入学的年级 264 名一路追赶到高考第一次摸底考的年级第 17 名（虽然数学考得还是那么拉胯）。最后也如愿考上了本地院校的数学系，一方面实现了母亲“培养大学生”的家庭梦想，另一方面，也主打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记得班主任吕老师那时评价我，支撑这孩子持续进步的是非智力因素。啥叫非智力因素没研究过，但是我明白，不断取得进步是有代价的。那是用听流行歌、看电视、玩游戏甚至晚上部分的睡觉时间换来的。已经落后不少，就不得不逆水行舟，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追赶。压力在一定条件下确实会变成自驱的动力，高二到高三有段时间，“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毛主席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学校没了操场，那就自己创造条件运动。高二开始。每晚十点左右都会去海边跑步，围着八大峡跑一圈或两圈或三圈，然后回家继续学。寒暑易节，坚持不辍。春夏秋都还好，可冬天晚上十点左右的海风，那是足以吹到脸上像被小刀割肉一样的生疼。每到疲累到极点想要放弃的时候，总有个声音在说：“咬住牙、再坚持一下，全速冲过终点那个路灯！冲刺过去，你就能考上大学了！”现在想，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症状。但这土办法对我来说管用：坚持下来，对培养注意力集中，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培养自信心，都有很大帮助。以前是爸妈敦促我学习，后来变成督促我睡觉，家里亲戚也感觉和初中相比，我像是变了个人。

特别感谢高中班主任吕老师，她像母亲一样严格要求，鼓励、鞭策着我成长，还支持我从高二起担任班长，给了我作为学生干部更多地与老师同学们接触，锻炼沟通协作能力的机会。记得每次和满满一大屋子的学生干部开会的时候，就越发明白自己的渺小，提醒自己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再后来才慢慢理解，其实班长是个终身头衔。任何场合，只要老同学一句“班长好”，就能把我瞬间拉回一起成长的时空，我就永远都是那个有责任组织聚会，服务同学的班干部。

特别感谢王国利副校长和众多党课老师，从我步入高中后，坚持组织了三年党课培训，一路守护着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学生党员，并始终以学校党组织的名义

关心着我后续的每一步成长和发展。

培养发展优秀学生入党  
自1994年4月以来，我校党组织抓住青少年教育的最佳时期，在高中生的积极分子中开设党课学习班，培养发展优秀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第一名学生被吸收入党的消息传开后，《青岛日报》给予积极报导，称“这是我市30年来在普通高中发展的第一名学生党员”。



说起当年向组织靠拢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简单：自知不是优秀的学生，但向往成为更优秀的人，渴望加入优秀的组织和更多比我优秀的人在一起。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直到踏上工作岗位；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二十大，一直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呵护下成长，从未敢忘记从一中走出来的学生党员身份。

二零二一年，在媒体上看到首次颁发的“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这是党中央颁发给党龄达到五十周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的殊荣。由于那是疫情期间，我和线上一起开会的中国和外国同事们说，自己也要为祖国长期工作，争取也能获得一枚这款代表无上荣光的党员奖章。

## 结束语

在青岛一中的六年求学经历，是人生中无价的、不可替代的财富。在这里，不仅有快乐的初中，还有奋进的高中；在这里，我践行了“为生存与发展奠基”的校训，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青涩少年，到灰发中年，三十多个春秋不过弹指一挥间。回望母校，时过境迁，不变的是记忆中那片青青校园，那一张张亲切的笑脸，那份刻在心里的自豪和感动。

这个金秋十月，即将迎来母校百年华诞。饮水思源，永远感激母校老师们的殷殷教诲和悉心培养，感念同学们的无私关照和真情陪伴。身在异乡，唯愿母校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家乡、祖国培养出更多社会栋梁！愿母校所有老师们，前辈、平辈、后辈的同学们身体健康，快乐常伴！咱们校庆见！

下图为一九九七届高三三班毕业照。背景为东楼。



#### 作者简介：

傅东升，男，1978 年生于青岛，现居上海。1991 年 9 月至 1997 年 7 月，就读于青岛一中。1997 年 9 月于本科入学前夕成为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经理。